

贾平凹作品

第8卷

高兴



高兴

贾平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高兴

贾平凹 著



贾平凹作品

第

8

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兴 / 贾平凹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12

ISBN 978-7-5426-4009-3

I. ①高...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4007 号

高兴

著 者 / 贾平凹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孙 洁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97 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26-4009-3/I · 646

定 价: 49.80 元

目 录

高兴.....	1
后记一——我和高兴	290
后记二——六棵树	307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俺？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 my 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住。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骗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 × 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我可以举例说明呀：第一，我精于心算。在我小小的时候，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你一报数字，三位数四位数都行，我就能得出答案。我当然

有一套算法，但我不告诉人。第二，我曾经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第三，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可从来都是干净的。我没有熨斗，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能熨出棱儿来。第四，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第五，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第六，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查就查吧，只查出我有痔疮，还嫌我身体发福，说了句：形散神不散。这让我生气，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第七，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快乐。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当我后来到了西安，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松下有块白石头。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我却不行？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我竟然一直光棍？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

二

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清风镇的一节，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风一吹就散了，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

那么，还是说五富吧。什么都搁下，都算了，五富最丑，也最俗，我却是搁不下，不算了。在火车站的广场，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我反复说过，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不是他曾经欠了我，就是我曾经欠了他。

他大我五岁。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韩大宝说我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这是在侮辱我。我看得上她吗？那么大的奶，屁股又像个筛箩。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能生孩子。好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又都能吃能喝，五富就苦了，为全家人的吃喝煎熬。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但五富笨，没人愿意带他，我就把他承携了。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拱墓，打胡基，垒灶台，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回来了又得出去，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而让我感动的是，每次回来，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我却光×打得炕沿响，这不公平。五富说那咋办？我说起码今晚上你也不能回去。五富就真的不回去，在我家陪我喝酒。

对于我卖肾的事，清风镇人都不知道，但五富清楚。这事你要烂在肚里，听见了吗，五富！五富给我表忠心，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红小兵，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我也给你别。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血流了一片，我虽然把别针夺了，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

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韩大宝就是一块酵子，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许多人都去投奔他。我鼓动五富：咱也去吧。五富说：在咱县上打工，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倒不觉得别扭，如果到西安，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这心就怯了。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西安人三头六臂啦，是老虎吃人啦，没出息！我一气不理五富了，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吃烟，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骨头上一丝肉都没有了，它还在啃，啃了半天了。我一脚把狗踢开，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五富疑惑地看我，说咱

真不能去，去了能不能回来？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他吃惊地叫起来：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我说：两间房算啥呀，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那两间房是棺材呀？！我这么说着，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或者说，肾在西安呼唤我，我必须去西安！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我真是火了，我说：我还有这一双鞋，要不要？脱下鞋扇他的头。

你扇他，他还给你笑，这就是五富。起来，给我要碗面汤去！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我说：拿别人吃过饭的碗！拿别人吃过饭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五富他想不到这点，这个猪脑子！

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被人救过命，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死的应该谁？五富回答不上来，问：是谁？我说：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他说：为啥？我叹了一口气，不愿意给他解释，用箫敲他的脑门：给我捏捏脖子！他立即替我捏脖子，五富会捏脖子，捏得不轻不重，又在穴位上。

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

五富，你得走，跟我走。

三

2000年3月10日，记着这一天，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

五富一下火车就紧张了，他的嘴张着，肌肉僵硬，天还有点凉，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现在却显得那样的破旧和灰暗。而且手黝黑，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五富一直扯着我的衣襟，前脚总是磕碰着我的脚后跟，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没事的，五富，你到我前边走，我说咋走你咋走。楼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着，路上架路，曲里拐弯，在人和车搅和得像蚂蚁窝一样的闹市里，我是能分辨出方向的，虽然没有太阳却知道哪儿是

东哪儿是西。我得轻松一下，我说：五富，我问你，一头牛……我话没说完，五富说：牛？哪儿有牛？！我恨他，我说：一头牛，牛头朝东，尾巴朝哪儿？五富说：朝西。我说：错！朝下。五富想了想，是朝下，说：哈娃你能！我当然能。我就提示他不要夹着胳膊走，怎么舒服怎么甩，不要脚抬得过高，抬脚过高别人就看出你是从山区来的，还有，把牙缝里的馍屑剔净！但是，五富就嚷嚷着他要尿呀，而且紧天火炮的，脸憋成紫黑。找到了厕所，我才知道他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口袋里装了五十元钱。他让我用身子挡住他，以免被别人发现了他装钱的口袋就在内裤上，他说：城里贼多，抬蹄割掌哩！

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进村口的时候，有孝子在路边烧纸，天空里可能有鬼，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却家家把卖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甚至还有六层，墙里都没有钢筋，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巷道就狭窄幽深。五富说：这楼坍得下来？我往上望，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天就成了筛子。我说：危险。五富说：坍下来就好了，都是农民，他们就能盖这么多房出租？！我踢他一脚，让他快把那臭嘴闭上。

终于在一栋楼里找着韩大宝了，韩大宝确实不是以前的韩大宝，他留个寸头，穿着皮鞋。对于我们的到来他非常吃惊，但也很热情，问喝酒不，从床下提出了一捆葡萄酒，却怎么也打不开软木塞，就骂：真讨厌，送人酒不送个起子？！我知道他在显摆；我只是笑。喝茶呀，喝茶，他又招呼我们喝茶，就不停地打手机，似乎不是有人请他去吃饭，就是有人求他安置个什么活儿。说：哈，我这儿成清风镇驻西安办事处啦！我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么。我当然是恭维他，他却说：皇帝养一国人哩，我这算啥？我真想吐一口唾沫，但我又把唾沫咽了。

韩大宝询问我们将要在西安干啥？我说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么，你干啥我们在你手下混个嘴。五富就插了话：你吃肉，我们喝汤！韩大宝就让我们去拾破烂。

拾破烂？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来西安就是来拾破烂？！

韩大宝说：我就是拾破烂的。

得了吧，韩大宝，哄谁去！拾破烂能拾出你这副模样？

但韩大宝确实是拾破烂的。

韩大宝告诉我们，西安水深得很，深得如海，你一来就晕了。五富说真是晕了。韩大宝说，谁都想来赚钱呀，能赚的满地的纸片子都是人民币，赚不来的你把纸片子叫爷它还是纸片子。五富说这我懂。韩大宝说，清风镇人来这里凭啥哩，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你卖×呀？！五富说你咋说这话？我就训五富，嫌他的话多。韩大宝哈哈地笑，拍我的肩膀：你来找我是找对了，要先站住脚最好的门路就是拾破烂，这门路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五富耷拉的眼睛又睁大了，韩大宝不让他说话，按他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椅面是皮子做的，一坐一个软坑，韩大宝开始给我们讲课，讲的是拾破烂的大千世界。

可以说，现在的我是长知识了，原来拾破烂已经形成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了。这个阶层人员复杂，但都是各地来的农民，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结合部，虽无严密组织却有成套行规，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

初来乍到的那是第五等，五等人可怜，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沿街翻垃圾桶，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他们是孤魂野鬼，饿是肯定饿的，饿不死就不错了。第四等么，那就入道了，这需要介绍和安置，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遇见什么收买什么，一天能赚十五元，运气好赚到二十元。但转悠的区域是固定的，蝗虫不能吃过界。第三等便是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不辛苦跑街了。如果你眼活嘴乖，谁家买了煤买了家具，能主动去帮人家扛上楼，人家的破烂交给你了甚或还不要钱。这等人每日赚的虽也是二十元左右，但收入往往固定，还能意外收买到好东西，比如旧的电视机、收音机、沙发、床架，还有半旧的衣服。第二等就要大了，负责一个大区域，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又可承包一些大的城中村，城中村租住人口多，做各种生意的都有，只要每年给村长贿赂两万元，他就是这地盘上的破烂王了。韩大宝就混到了这个份上，但韩大宝还在奋斗着，他也有希望当上第一等人。第一等么，西安城里总共四人，城北是一个姓王的，城西是一个姓陆的，城

南的姓刘，城东的姓李，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是一样：大拿。大拿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按时来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可一旦谁不服从，未能交纳费用，那立即就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当然，大拿们有大拿们的责任，出了什么问题，如公安来检查，街上泼皮们来敲诈，只要层层报告上去，他们会给你摆平。

啊哈，我对韩大宝是佩服了，他银盆大脸呀，一颗一颗麻子都放着光彩。在韩大宝去上厕所的时候，我说：瞧着了吧，五富，人家虎背熊腰，脚步都那么沉！五富说：这麻子，清风镇的庄稼就数他家的地里长得不好……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可碟子就是装大菜的。我让五富给韩大宝买一包纸烟去，五富迟疑了半天问买啥纸烟？我说：好猫牌。五富说：恁贵？我说：要贵！

这包纸烟放在了韩大宝面前，韩大宝没有表示不屑也没有丝毫惊喜，他换上了另一双皮鞋，用床单角蹭了蹭，领着我们在村东头的巷里租下房子。这是一条最狭窄也最僻背的巷子，朝北第三座的楼房看得出来主人是想盖数层高的，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了两间简易屋，我和五富就一人一间。条件差是差，便宜呀，好的是楼前有一棵槐树，树冠极大，阴了楼的场院，也将我们简易屋全遮住了。韩大宝又领我们去租赁了两辆架子车，也仅仅只剩下两辆，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这辆破车当然归五富，他的力气比我大。再是，我们去一个老头儿的小摊上买秤，我这时才知道拾破烂的秤都是假秤，一斤的东西只能称出八两。最后，韩大宝带我们进城了，一路叮咛着看路边的标志性建筑，尤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家什么店铺，挂什么牌子，叮咛得乏了，就到了兴隆街。

兴隆街的名字很吉祥。

四

兴隆街有人在栽树，挖了一个方坑，坑边放着一棵碗口粗的树，枝叶都被锯了，只留着手臂一样的树干，我的心噎地跳了一下。以前我做过坐

在城外弯脖松下一块白石头上的梦，醒来就想，我会也是一棵树长在城里的。我就是这棵树吗？

我说：五富，你瞧那是啥树？

五富说：紫槐。

我说：好。

五富说：好？

我说：以后你得护着这树。

五富莫名其妙，憨相又出来了，张着嘴。

我说：嘴！

他把嘴闭上了。

兴隆街在西安的东南角，归于我和五富的是十道长巷。巧的是就在我们来西安的前二天，这一带拾破烂的那个老头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这是韩大宝告诉我的，我说我的命硬，活该那老头要给我们腾地盘。我买了一瓶酒洒在马路上，奠祭着可怜的亡灵，祈求他不要怨恨我和五富。五富不明白我为啥把酒洒在路上，说怪可惜的，我不能说，怕他从此心里有了阴影，因为他过马路总是犹豫不决，而一旦车辆全没了，又跑得像狼在撵。这是没办法的事，他天生没有城里人的气质，比如北瓜在清风镇叫北瓜，可西安人都叫北瓜是南瓜，韩大宝在池头村时就给他讲过了，到了兴隆街见到了南瓜他还是说：瞧，城里的北瓜多大！

韩大宝把我们带到了兴隆街后他就走了，至于怎么个拾破烂，韩大宝没有教我们，五富倒嚷嚷着肚子饿了。五富的肚子里似乎有个掏食虫，他总是害饥！到拐弯处一间山西人开的削面馆里，我要了四碗面，五富说要五碗，我也就强调：都来肉臊子！五富蹴在凳子上，他的那双鞋前边破了洞，鞋面肮脏不堪，三只苍蝇就落在上面洗脸。我说：五富！示意他坐下来。五富没理会，喊叫着辣子罐里怎么没辣子了：老板，油泼辣子！嘴唇梆梆地咂着响。我又说：五富，五富！意思要他声低些，五富又喊叫蒜呢，没蒜了，来一疙瘩蒜呀！我放下碗，不吃了，气得瞪他，他只顾往嘴里扒拉，舌头都搅不过了还喊叫来两碗面汤！饭馆里人都侧目而视，我悄声说：你一辈子没吃过饭呀？！他抬头来却关心地给我说：吃呀，哈娃，饭香着哩！

店老板并没有把面汤端上来。五富就只有喝桌上的招待茶，喝一大口，咕嘟咕嘟在嘴里倒腾着响，不停地响，似乎在漱口，要把牙齿间的饭渣全漱净的。老板以为五富把漱口水往地上吐呀，吆喝着服务生把痰盂拿来，五富却脸上的肌肉一收缩，隔儿，把茶水咽了。

出了饭馆，我那个笑啊！

五富问：你咋啦？

我说：你给我记住，以后在什么地方吃饭都不要蹴在凳子上，不要咂嘴，不要声那么高地说香，不要把茶水在口里漱，漱了就不要咽！

我严肃地教训着五富，五富一下子蔫了，他说：我刚才丢人啦？

当然是丢人啦！经我教训后五富又一下子不知所措，他说这么多的规矩呀，那咋自在？他说：我想菊娥了。

菊娥是他老婆，他坐在路边的石墩上，脸能刮下霜来。

我怎么就带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呢！我想说你才来就想回呀，你回吧，可他连西安城都寻不着出去的路呢！我可怜了他，而且，没有我，还会有第二个肯承携他的人吗？我把他从石墩上提起来，五富，你看着我！

看着我，看着我！

五富的眼睛灰浊呆滞，像死鱼眼，不到十秒钟，目光就斜了。

看着我，看着！

我说：你敢看着我，你就能面对西安城了！别苦个脸，你的脸苦着实在难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你知道我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字吗？

重起名字？五富的眼睛睁大了：起啥名字？

高兴。

高兴？

是叫高兴，刘高兴！以后不准再叫刘哈娃，叫刘哈娃我不回答，我的名字叫刘高兴！

我觉得我的名字起得好。我怎么就起了这么好的名字啊！我因此建议五富也起个新名，五富却说名字么还不就是个名字，叫个猪娃就是猪啦，我叫五富富了什么？！我告诉五富，你的名字听起来是无富，所以你没富起来，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到兴隆街我觉得街名吉祥才突然想到。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多好的名字，自然它们都是些强国；柬埔寨，尼泊尔，缅甸，不是寨子就是泥呀草甸的，那能强大吗？还有，大东西名字都大，小东西名字都小，蚊子叫小咬，虎才叫老虎。五富说：鼠大吗，咋也叫老鼠？哈，亏他能说出这种话！我说：五富你活泛了么，就凭这句话你在西安能站住脚的！我就继续给五富讲写名字犹如写符，念名字犹如念咒，我在清风镇叫刘哈娃，能不是个农民吗，能娶上老婆吗，能快活吗？我早就想改名字了，清风镇人不认同，现在到了西安，另一片子天地了，我要高兴，我就是刘高兴，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你懂不？

五富不懂，也不愿改名，他还要叫五富。

五

自从改了名，高兴的事也真的很多。开头的几天，我们每天拾破烂能收入十五元，至后就可以升到十七十八元，我竟然还连续着突破了二十元。这让池头村那条巷道的同行都不肯相信，五富说：谁哄你是猪！更让我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常常心想事成，比如我们得自己做饭，正要去买个锅的，偏巧拾破烂时就收到了一个铁锅，虽然锅耳坏了一个，但不漏，做出饭正好够我和五富吃。还有，五富嘟囔烧饭用煤太费了，我就能想到了盘土灶烧柴火，西安人没有烧柴火的，而拾柴火那太容易了，只要每天从兴隆街回来，随便在池头村转转，便可拾到许多木条子和干树枝。五富的鞋太破太脏了，我说几时给你收一双半新不旧的，第二天果然就收到了，还是胶底的。

日子安顿得十分顺当，五富就喜欢从兴隆街回来后忙活做饭，他能一次蒸几十个馍，放在木橛上吊着的篮子里，能熬包谷糝，熬得不稀不稠，用筷子一蘸吊线儿，然后买一棵萝卜，用盐腌萝卜丝儿。他知道我最爱吃豆腐乳，专门给我买了一小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坐在楼台上，一口萝卜丝儿一口馍，再喝一阵稀饭。吃毕了，五富左腿架在右腿上一会儿，放个屁，又右腿架在左腿上一会儿，说：嗯，哈娃，好日子！

我说：你叫我啥？

五富说：噢，高兴！清风镇没几个人像咱这日子哩！

我说，你收拾锅碗吧，我吹吹箫。我心情一好就喜欢吹箫。

吹箫的时候常常有鸟飞到槐树上，我说这是吹箫引凤，五富说那不是凤是灰灰雀。五富没文化，不晓得比喻和想象，我认为是凤就是凤，我还把树冠叫云，是绿云。

绿云里住着蚊虫和苍蝇，它们总会在尿，滴下小小的水点来，我吹着吹着，尿水却滴得稠了，竟然淅淅沥沥，才明白下起小雨了。

五富在刮锅，他总是不让剩饭，剩下饭就一定再吃下去，说：啥都敢糟蹋，不敢糟蹋饭。我说：你都吃饱了还吃就不是糟蹋？他不吭声了，却问：今日是几号了？

我说：我又不是女人。

女人有月经，准时知道日子，我们糊糊涂涂地只晓得天明上街，天黑回来吃饭睡觉。我想着，要拾回来一个日历。

我说：天上丢雨星了，今日该歇下了。

五富说：毛毛雨就不上街啦？

这回他呛了我，呛了却给我个笑，把豆腐乳切开一小块，用油纸包了，塞在我的怀里。

池头村到兴隆街有十五里地，我们已经不步行了，因为有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一家单位的门卫二十元卖给我们的，除了铃不响，浑身都响，两人合骑着十多分钟就可以到兴隆街北边的废品收购站。我车技好，能双手撒把，但五富太重，我驮不动他。五富驮上我了，总是一见前边人多，就嚷：下，下，快下！所以我现在从后座往下跳的动作十分敏捷。

收购站是一个河南人的女婿开的，人瘦得像个猴子。人瘦成那个样儿竟然还能开办个收购站，这让五富十分嫉恨。喝酒呀不？瘦猴迟早见我们就从怀里掏出个小扁壶抿一口，问我们喝不喝。我们不喝，也懒得理他，天上没了半点雨意，也无一点风丝。

我说：五富，那是啥？

其实是院墙瓦棱上的一撮草，清风镇把这种草叫：风不浪当。

瘦猴说：夜里去嫖娼了吗，大清早的人就蔫了？五富说：刘高兴神经衰弱。